

走近北海

■ 廖德全

久居北海，却不知“北海精神”是什么。这不是可不可悲、有知无知的问题，而是事实；在其他城市，我想也大抵如此。城市“精神”应该是弥散的，无形的，说有却无，说无却有，难以透视和明言。有一年发起“北海精神”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是真，意见纷呈，难以定论，最后只好由领导圈点了结。但这类事，也不大好由领导说了算，所以说了就了，几年来也没谁认真起来去弘扬，甚至早已淡忘。城市精神这个东西，也不在乎人们去不去说她，怎样评论她，漂缥缈缈，似是而非，但经人点破，似乎又在情在理。

我所认识的北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正宗”的北海人，也有不少是明清时期从他处迁入，有打鱼避风滞留北海的，有天灾人祸迁徙北海的，也有古代征战的军事移民。前些年北海开发狂潮骤起，外地人更是潮涌而入，到机关工作的，搞房地产开发的，开厂办店的，做大小买卖的，开餐馆的，打零工的，街上听人说话，南腔北调都有。随便进入一个菜市，买菜的，卖菜的，闲逛的，足有一半是外地人。当然，他们也都是“北海人”了，只是肤色外表，言行举止，还一时未能“海化”而已。但这无足轻重，人们和睦相处，表现了很好的包容性。所以在上一次北海精神大讨论中，就有人说北海精神是“海纳百川”。想想，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有过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说各地人的观念差异的。说一个外星人到了北京，北京人的第一反应是赶快查清他的国籍身份，有无政治军事图谋；如果在上海，则会把他抓起来，然后举办国际展览会，广而告之，收门票赚钱；如果在广东，立马就有人研究哪个部位最鲜嫩可口，是拿来煲汤好，还是清蒸、红烧；如果落在北海，很可能是警车开道，先请进来饮杯茶，然后设宴相待，酒至半酣，提出到北海投资办厂事宜。北海人会不失时机地发问：“知道北海吗？”如果说不知，以为是北京的北海公园，北海人便深表遗憾和同情；接着便会喋喋不休数家珍，一城系几南，一口通几西，“珠还合浦”，天下名滩，空气甜得可治病，海鲜多得可沤肥。末了，还会慷慨陈词，说那一年北海热火朝天，万贾云集，到处是工地，遍地尽黄金，一个电话号码也卖几十万！北海人真的是热情好客，真的是诚心招商。至于外星人领不领这份情，那又另当别论了。

北海房多，新楼好卖，空置房却少人问津；近年好多了，购空置房比例大幅上升，但也大多是外地人。北海人就爱个“新屎坑”，喜欢新的，新酒楼，新商场，新茶房，新洗脚堂，新按摩室，刚打锣鼓才开张，再偏再远也频频相顾。我们到成都、南京、杭州、苏州，看人家多的是老字号，百年老店；但在北海，十年老店也鲜见得很，根本就找不着什么老字号。一般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轻易就易主易帜，原字号是不要的。一位领导到北海视察，说在北海大街上看不到文化。其实是有的，这便是“新屎坑文化”。图新并不错，但没有老字号，丢了本色，所失多矣。大街上有没有“文化”，百姓不管，也管不了，但经营自家庭院是轻慢不得的，北海人购屋建房爱讲个有天有地，单门独院，不土不洋的各式别墅就盖到大街上来了。怎么会这样？北海就这样。原先乡下相亲，有一套保留节目叫“看家门”，要看你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面子要好看得多；那种“家门情结”，也随农民进了城。

到北海，吃什么？不好说。北海没什么特色名菜名点。最家常的是咸鱼稀粥，北海人到哪都

忘不了；在外地工作想着往回调，说是一日三餐离不开咸鱼送粥。北海人待客，最上脸的是生猛海鲜，也不枉担一个“海”字，鱼虾蟹贝，沙虫泥丁，应有尽有；但基本是白灼一法，煮熟即食，原汁原味，不会玩其他繁杂花样。他们会指责“外地佬”，说那么好的生猛海鲜，放那么多辣椒配料，辣肠刮肚的怎么吃？而“外地佬”也会指责“北海佬”，说那么好的生猛海鲜，清汤寡水，无盐无味，浪费了！不同的饮食文化，时时发生激烈碰撞。

不过那是以前，现在的北海人外地化、外地人北海化已很普遍。有个叫“屋仔村”的小区，简直就是北海的“中国村”，湖南人，四川人，重庆人，贵州人，东北人，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卖羊肉串的，烤白薯的，花江狗肉，桂林米粉，特别是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各式火锅鲜花盛开，麻辣烫让人眼水鼻涕一块来。初时北海人畏之如虎，如今也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将过去，可以与不怕辣的四川人、辣不怕的贵州人、怕不辣的湖南人一比高下了。也是的，天上飞的除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板凳不吃，还没什么禁得了北海人的口福。没有老字号，没那么多金科玉律、条条框框，常吃常新，是否也算北海“海纳百川”之一例？

北海夏长天热，善饮者不多。有一回在北京一家馆子吃饭，我们三个北海人，点了七八个菜，有荤有素，花色品种齐全，外加到哪儿都不能少的一锅汤，但只要了一瓶啤酒，一人一杯，点到为止；邻座恰好也是三位，北京人，只点了四碟小菜，拍黄瓜，花生仁，西红柿炒蛋，凉拌土豆丝，却抬了一大箱啤酒，喝得大汗淋漓。他们看着我们笑，我们也看着他们笑。但也有另类，有一回请朋友喝酒，是真正的朋友聚会，桌上两个北海人愣是把两个贵州人喝得用餐纸裹在筷子上举白旗才作数。酒桌上，豪气干云的北海人也不少，一般说，请将好过激将。

走在大街上，远远看见一位先生走过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光鲜如同接见外宾的国家要员，近前不经意一看，脚下皮鞋锃亮，却没穿袜子。我平时很随意，衣食住行一般不讲究，常有亲友来家坐坐，没想到人家更随意，三下五除二便把一双黄脚也盘到了沙发上，一只手还不想闲着，手机往茶几上一搁，就在脚丫上忙不迭地抠，一副很舒坦惬意的样子。不知是谁说的，一代可以暴富（如今一夜暴富也有），但没有三代修炼不出贵族气来。私下想，北海近年发展很快，但看来看去也就一副“新贵”样；“新贵”也好，或许正是北海稚嫩，鲜活，希望之所在呢。

（作者系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